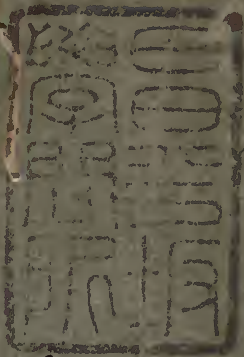


# 唐荆川集

九之十



庫文閣内		
四函	三五七	漢
九	二六	書
架	冊	號類

庫文閣内		
三函	三五七	漢
三	二六	書
架	冊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6
冊數	12 ( 5 )
函號	316 1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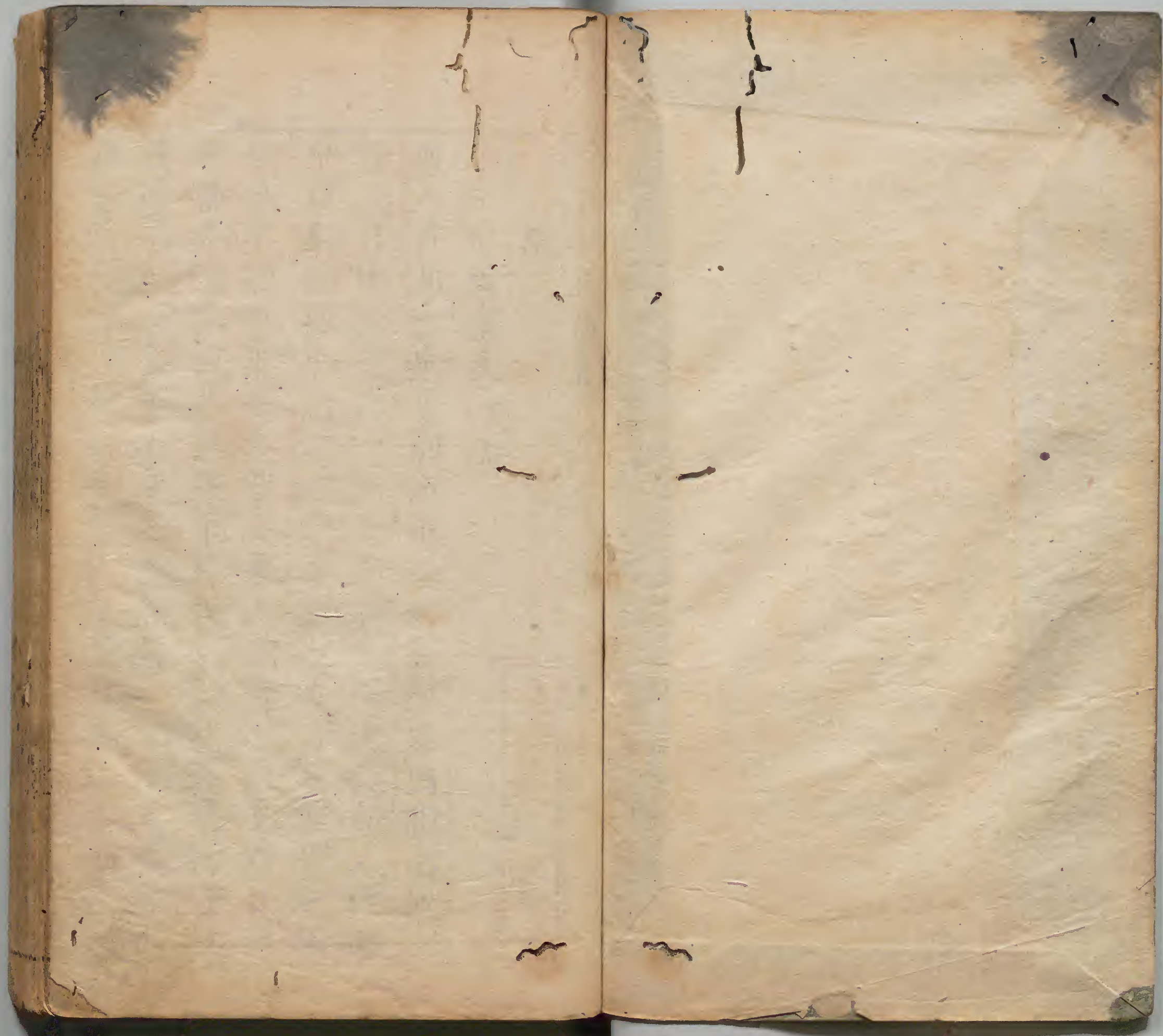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說

晉齋說 并跋

淺草文庫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強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斂而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



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蓄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沉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為之說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為之說也亦水西實為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否也水西績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

乎其志式穀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願余文何能為師魯勸之而已

###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為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為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為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為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為之字麟曰趾卿鸞



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爲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爲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真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旣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內輯外捍合



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

天子歛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為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為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多慎忭喜闔而史稱北平為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寔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恠而吳君豈弟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予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

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猶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為隙遂以私忿隳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案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磋為櫛髮乃理處不才鑿於此

鏡銘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是為心則維瞭與眊維粹與墨宜鑒於茲其永無忒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

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

鼎硯銘

嗤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棟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

并序

月鏡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隴而為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



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礪而瑩之出其礪也則以為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為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網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尚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為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宛山石硯銘 小引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於鉅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為碓碾磨碯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碓碾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汗而不撓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刃於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  
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  
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  
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  
或蟄其中忽然躍出雲滂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為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為凶門之揮吾  
疑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為一  
而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黜  
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  
吶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



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見公惓惓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參政像贊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龐眉作尉。或惜其遲。然駟也。既沈身于郎署。而誼也。竟墮讒于湘湄。則遲宦者不逮。通顯而蚤遇者。亦或數竒。先生重厚長者。瞻于文辭。蓋自少傳經已。顯然而爲人師。乃淹蹇次且。至于年五十矣。則始釋屨。獨而閭闔。是披然自是。揚聲樹績。出入乎郎曹。潘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以遨嬉。此則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逢其時。

弘齋黃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爲溫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而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爲威。雷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黃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子問寔從後二十餘年。問復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問如復見公也。而問屬余爲公贊。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爲之贊。而以勸夫。爲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



人維何色笑相與舍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或肆之毒其稍不厭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為圜獄不有霍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贊

人見其以貲起家則以為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為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模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胄之餘也冰雪而婣約者其山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為逸也詩書禮法者其所以自檢而為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者世胄而無紈綺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

吳生集父

衆競錐刀以貨易心誰能為讓市有還金終日執籌夜苦不足誰能為逸庭有象局其讓也遠于欺其逸也近于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

吳生集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埒克厥家匱以腴不自  
織割其餘藥與粥及囹圄舟于河登溺徒贄南洲視  
南圃徵叔銘我非詡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胃衍神明醴粥承家未有令名孕靈  
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避德三王  
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  
迺原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  
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  
二寸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千泮  
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爨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  
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  
永繫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  
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  
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  
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  
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要眇沉鬱之



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鈇鋸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竒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貧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瞻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申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寔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踈鹵豈足禪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窈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啾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竒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昃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



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綢繆往復  
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  
心豈不邇其地則逢逮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  
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  
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  
賴公劇礪公不我留忽焉狀世屬續以前神氣清臯  
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  
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恠不敢負公懔此心在  
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窳窳在茲  
舉我觴奠敘往悵今公其我鑒

祭萬思通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  
原而孝申嗟惟君之爲儒宿誦習禮經在節哀以順  
變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訃而一慟竟疾疾乎膏肓始  
三日而絕漿遂五月而云亡固衷情之獨感不自知  
其何因雖俯就之有違亦仁可以殺身繫嚙哀而入  
骨諒雖死而不化命緣經以爲歛見先君於地下惟  
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吊君於由土覺形神  
之頓異余旣已爲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意氣苟  
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規我



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茲日月之有  
期從先君以即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臣鄉推世胄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統綺  
之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  
是究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  
亦鍾王其步驟故白氏自尚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內  
而公少年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衆已  
謂其屈久歷春曹與青宮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珥而  
遠投何竒數之見邁幾返巡乎州郡復郎署之入不

龍光於密宥謂天衢之旣亨痛長駕之中覆惟令子  
兮承芳可謂死而不朽憶先給事之與尚書中丞兩  
公寔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蒙先人之業復與公仕  
途而相邂逅禁門鐘漏幾迴聯珮而追隨鄉園花月  
累歲慙懃乎杯酒茲就賓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  
覲迺寄詞于一哀兼特牢以爲侑惟公其鑒之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  
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蠛蠓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



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勳。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劬於吊慶酒餽，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喞然四顧，幾成恠人。里閭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且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喏，或我嘲而子噓，或談鋒競起，或聞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囁，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廁聲利之塗，皓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冰，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爲猶是心也。余以踈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絕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



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為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為  
 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後以  
 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  
 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  
 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殺而  
 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  
 脫然於上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為是也余近  
 手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  
 知子尚以余為是邪為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  
 託以事最忠信可也

丁夜與子卧偶論元子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墓誌銘

僉事孫公墓誌銘

公諱璽字信嘉興牙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峰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叅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



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  
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為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  
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  
蹉跌亦不為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  
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  
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所印而  
所中諸世千戶反恹恹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  
多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  
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  
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  
稱不以輕罪笞其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  
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  
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  
死者數人邑中為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  
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  
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  
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斬反其獄且  
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  
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  
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為書抵御史其語深切



扶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惡竟引疾去後代者  
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為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  
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  
感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  
論公又往勘之罪不立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  
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為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  
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  
上官以為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  
四人夫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  
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為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  
奉檄守儀真拒江之衝捕儀賓之為謀者與其黨十  
餘人勅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文皇莊草場地  
土清其地之為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  
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為患公擣兵備選能吏馳上  
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  
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上官川蜀爭金沙江讐  
殺公會勘其事上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  
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  
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躑以為常公以山西僉事巡



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  
贄畫功 賜金自為令即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  
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  
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  
不辨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  
見巡按巡按怒以為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  
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  
之有力者故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為山東僉  
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為相故交也同  
年桂公為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

世至其清修之節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  
餽寶帶鈎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  
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  
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  
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  
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  
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  
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  
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  
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為



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䟽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為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瑩所為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脊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張運使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為號曰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為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為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為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誦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



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為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為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鄜鄜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錢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為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崗間頑獷不可

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為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為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為天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



谷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闔瑾怒罰米奪官  
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  
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  
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  
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  
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  
得怏怏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  
疑千鎚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  
事評竄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

不仕而公父積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  
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  
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  
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啟公配過華二宜人  
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  
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  
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  
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  
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渝曦曦張公潔志勵行始  
官刑曹值闔是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



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  
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  
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為盜之笑三  
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  
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  
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  
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  
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  
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  
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



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  
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  
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  
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  
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  
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

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二其  
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巨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  
迺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  
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具搆先生  
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  
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  
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懼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  
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  
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斤遂不用



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  
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  
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  
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  
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  
亳人祖瑋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  
不顯然世推長者姓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  
其季瑄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  
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  
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

銘曰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

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  
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  
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  
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  
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  
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  
化樞人皆竄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焚焚  
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眇之生寔是  
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



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眇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  
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  
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  
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  
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  
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  
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  
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嵬崖蕲截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為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  
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  
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  
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贖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  
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  
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  
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  
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閩者始自福清  
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州人林氏自徙泰  
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



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  
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  
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  
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  
能炊糞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恠之君  
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  
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  
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  
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  
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

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駭駭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

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  
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  
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  
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錫鞶相猜  
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  
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  
之唯謹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  
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  
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擲具往宿觀寺中



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愾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已王君汝中酒客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負外郎已

而調文選司負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



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  
守某贖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趨起  
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  
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  
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  
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  
爲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  
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  
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  
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慝

應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

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  
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  
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  
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  
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  
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  
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  
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



華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  
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  
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  
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晄暉曜昕晄樸而材  
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  
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為華  
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文務理道質  
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  
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  
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  
且嘆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  
之君媿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  
烈以下禮節稱調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  
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益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  
偶不為人騎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  
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  
資有如寶然王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  
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唐郎中嘿菴墓誌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



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為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為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為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採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為狀為之敘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為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日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斬然不為所汗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為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



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  
永豐為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君既素豈  
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  
忍以敲朴苛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濶久  
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紹遂以辦治稱江西俗  
尚鬼而未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日永豐又素善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  
淫於欲而匱於財若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為縣  
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為之行其無理  
雖權勢人百方為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  
縣數年告許請託之俗為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  
鎮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

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  
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  
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  
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  
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  
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  
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



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  
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  
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臧否其為吏尤悃  
悞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  
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橐以歸  
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以行以是著節聲  
亦以是淹滯於世為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  
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為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  
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  
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  
始君同邑有易洞下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  
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為補齋入室  
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  
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  
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  
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為之經  
紀其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  
人為吏廉者或刺惟君長厚溫溫悃悞凡人於鄉貞  
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



間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謨美太史則宜

李郎中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

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斲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

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



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  
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  
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  
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  
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  
不爲竒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  
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  
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  
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  
于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  
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  
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  
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  
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  
寡欲糲飢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  
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  
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  
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撻之者少矣而况于一官之  
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  
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



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  
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于予予  
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  
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  
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  
郎諱臯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  
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  
姚篚孫男四人開閭闔闢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  
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  
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泫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于  
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

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  
者寡得車彌多紙彌下如蠅集垢櫟不捨泊然不繫  
惟公者衆注以全猶以左百年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  
孝廉不就父堯縣學生乃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  
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  
一州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  
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為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為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為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五十二君為人惻惻質訥蕙蕙細謹世俗一切鉤

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耻而不為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為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為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為窰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竄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乾濕歲久沓爛輒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欸欸戒語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沓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沓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餽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



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  
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  
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  
識君於同年中以為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  
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為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  
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  
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  
式吾據是以為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誌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閻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  
元為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  
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惠  
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為文章及年五十  
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  
素疎散不喜為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  
公磊犖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咕咕不休  
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媿媿以久于  
官亦不能沉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  
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裂中噍罵之恐其不  
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為推官時值猗酋放橫上官以



公口辨遣入谿崗中諭首首為之愧屈剽掠一息性  
 喜為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錄粵南紀游  
 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為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  
 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產蓮酒  
 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  
 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為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  
 以諷諸貴官慙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家無厚  
 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蕭然  
 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  
 謂諱死者此騃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

自譏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  
 達人者耶公父諱廉為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  
 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  
 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  
 公未有子因子漸于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  
 子曰渙矣復夭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與在時公愛  
 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  
 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  
 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為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  
 嗚呼甥舅之不相為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



義以立宗故祖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  
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  
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况施氏之  
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  
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蓋不以  
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  
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于漸者與公  
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又未能  
爲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  
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  
不足知公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  
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  
人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  
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  
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勒幽石

知縣胡君墓誌銘

君既卒而余往吊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  
要教諸子弟孝友庶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  
分與之藥片片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適謹亦其  
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纊三日也及屬纊露請訣



無他言第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  
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  
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  
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  
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  
心喜兩君之爲人每相遇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  
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  
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  
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  
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美而余竊謂觀君所  
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獨其弟請余銘君  
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  
先生之後自游陵徙無錫大父諱轅父諱岳號西崖  
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獮  
稍長習舉子業爲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岸所與游  
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邑丑君下  
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  
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  
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  
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



日對卷常懷赴考時弟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  
有三子接而殤也露擢君爲之盛於額露展君爲之  
解於頤君之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  
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  
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饑於水  
又屬開鑛居人爭駭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  
瘠校以鑛事至者又競欲應勃威君以浚於民而土  
人之不逞者又陰峻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  
禮君又素廉撻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誠曰毋生事非  
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甚騷君尤爲  
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女  
衙如水我最甚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  
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  
亦率以捨婚爲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毋溺女溺女  
者重坐之又以爲母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  
則女可蕃女可蕃則捨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  
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  
竟以捨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  
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  
之事白矣然竟以誤 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微類禰



於人不能瓦合其為令尤不肯脂韋骹法務在惠貧弱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既歸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既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為子孫訓其居間非慶吊未嘗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為小池石馬嵌以臨深字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矣于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顯其靈君之生也超超蹶蹶不能為巧逮其卒也垂絕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安於死善者人有一豈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與國州同知徐公墓誌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下孺人寔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信等請余請銘余妯也宜銘公公諱徽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鏞父封戶部主事環環娶於陳為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雋於文詞自為諸生及與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



事公有連公既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  
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  
獨逡巡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為太學生則公  
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些窳  
而與國負山阻習犷悍同知職主賦頑黠逋租戲獄  
為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鉞從事猶不能集公  
獨深隱之為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償與國人往  
往惠公然其頑尚適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  
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  
間不肯與齷齪輩游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誚讓至  
其滯官行法乃更恚愾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  
獎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  
好奕既居閒則益以奕飲為樂或浪跡山水間則  
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  
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下孺人父謨謨娶於  
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婉德於公少公一  
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  
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  
豐期無累隕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速諧厥志考終  
最德石以識



訓導殷翁墓誌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

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撐拄門戶為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

意方備初布政公為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

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有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熟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為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



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媵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跌宕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為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訓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

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為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劍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咏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且已而子且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



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為人貌偉少魁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且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日與余善故翁之葬也且來請銘銘曰其為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儕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為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為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為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敘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鏊庠生曹棕太學生徐莘君卒之日為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



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  
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畫諷而夜思矚矚然視其  
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  
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贏入而縮  
出矚矚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  
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  
而獲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  
君以柎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  
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  
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  
拊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  
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  
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  
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  
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口郵傳  
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  
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  
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䟽布衣一  
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  
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



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湏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為狀詣余謂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為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為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驟後乘於鴈池身若之閒亦未為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略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



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  
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  
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  
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大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  
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  
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  
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礪中  
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  
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  
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

禮于陣跌馬折左脅骨六年陞恩同參將七年剿落  
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  
為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箠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  
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培庫無月不有廓清  
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  
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顛黨鬪讐無歲不有鈐轄為難  
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  
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  
其陰事坐積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



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  
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  
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  
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  
七山曇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  
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  
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  
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巴傳  
賊壘賊尚醉酒斲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  
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

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  
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  
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叅將嘗言於  
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  
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  
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  
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  
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  
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



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  
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  
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勅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  
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  
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  
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  
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  
之恩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  
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  
以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參將數以病告  
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  
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然寤卧而飲酒此山澤自  
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  
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  
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減獲  
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  
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  
焦機腹裏豁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



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  
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巒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  
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深里北睇龍山左黔右  
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  
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  
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  
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  
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  
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閥則上之  
人為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  
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閥則亦歸美于其先  
而為之銘于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  
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  
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  
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  
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為詩與



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  
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  
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  
襄武以故人從

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  
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  
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  
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  
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  
餉運庶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

政正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  
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  
僂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  
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  
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  
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完  
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䟽其功能將  
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  
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  
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



還欲自斃公為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  
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為虎信地公即脫所披  
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  
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  
散髮披襟而出握乎懽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  
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探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  
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為清狂者相類若  
此公卒云始都督為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  
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為人已亥歲余赴京師過邳  
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  
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  
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為不負其志也  
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流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  
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墓  
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  
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  
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為小宗螿弧大纛五  
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存寇草竊既乘其墉渠  
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文墨牖  
下以終繫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闡於真遂



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海上諸城晝閉不迴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逐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疇疇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一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誌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申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配隆中縣士薨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月日合葬焉自公卒至葬

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爲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曾祖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頰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遼沅陵昭安王以

高皇帝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壻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



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 奏授公亞中大夫為儀  
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為 王族館甥又清  
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  
馬馳騁凡諸紈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閑  
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  
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  
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翺翔於諸王孫與鄉  
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  
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說皆能涉其津  
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為人有集若干卷鳴  
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  
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輒  
與卒多為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輒與如初故  
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  
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為儒者而  
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為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  
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為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為  
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為今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  
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  
皆為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為士人妻初 隆中縣主



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竒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為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為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盛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瀾

夢見寔寔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恠視履考祥太史銘在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八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大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王事于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



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造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

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已意略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爲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宦也亦往往



多鯁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  
千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微地也副使君訢訢然  
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  
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  
地於陽山白塘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  
君具公行事爲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  
誣爲之敘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  
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  
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  
十有九銘曰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  
山澤之滯則去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爲此標  
州之阡

封知縣張翁墓誌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爲無錫人給事  
中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  
事爲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  
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曆堪輿佛老  
諸家之說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  
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  
家又無錢可行束修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



也咸樂爲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  
師說已而援筆爲文輒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  
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  
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  
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群之於諸弟子中而  
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温温誨誘不專訶朴  
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  
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  
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  
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

今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直節蓋翁之所以成就之  
者爲深選今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今  
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  
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  
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

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  
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輿廝可以代步而翁  
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  
下後爲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爲耄耆而翁益欣欣煦  
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



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者棺畫  
圈於紙爲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圈者  
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傭丐者掩道旁露尸  
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爲貨也亟  
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  
翁之身已數于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  
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爲粥以食餓者曰  
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  
也食貧貨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  
重者喪誰骼誰齒羸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榘我棺水  
免鬻魚野遊鳥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  
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鮑齋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  
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  
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  
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  
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  
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  
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



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柰何  
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  
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  
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  
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  
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  
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  
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  
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  
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  
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  
事後食為戒盖款款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明年  
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之  
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  
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  
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  
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耻為譎祕妍媸之態  
其遇事雖不關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  
者或乘其踣也相與構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  
之構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



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為郡諸生則已竒情之為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耻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間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曰而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益竒情用知其志所向與情後亦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為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庶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溯源以為翁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為青陽知縣數月有聲



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曾有相者過

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佳處以爲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縮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憐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趨趨且吾欲往游



即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  
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  
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  
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  
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為狀來請  
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  
溪也處士為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  
可羈然槩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  
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為報也人亦竟  
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  
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  
以錐毛恡惜為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為屋以  
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為之破  
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  
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絕嬖人未嘗少  
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在太史子鍾銘  
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  
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  
為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即吾死誰當  
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平處士喜曰可矣故其



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筏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礎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筏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僊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殷秋野翁墓誌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

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爲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已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



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踪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囚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女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柰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投拭客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爲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即局中高敞地儲軍器爲備衆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

日搗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被搔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爲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子應試 南京過毘陵驛讐者徂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子與之力鬪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躍鬪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



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竒文皇帝而其後遂為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之叔季子姓多為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錫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

女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為誌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老請為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

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嶧剡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

蕭孺人墓誌銘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



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能忍則欵欵爲好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爲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衷囚服而襲豸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携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

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

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寡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



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慙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耻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

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慙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

士以家珍爲富人家今

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藉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又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御史故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曰謂媛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遼水之涯兮謂媛之死兮闕幽室兮魂奚所遊遼水之側兮

盛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疏笞於闕



下謫爲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既字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爲童婦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拊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糝養滄澹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愁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讀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以縱吏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蔬忽若有鬼物嘯戶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



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為動或怵曰事叵測柰何  
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為動山人昇居庸而孺  
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微莫肯往孺  
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為諸僮先崎嶇走塞  
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  
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為感然未嘗有  
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  
人為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  
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鈎牽兒女子語故噎噎  
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

三人可之大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典六一許聘陸  
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耐錢孺人之兆其  
葬日為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為給事  
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  
夫之故胡為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  
為乎返聞關而來聞關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檟奏臣屬邑無錫無錫  
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  
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



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歛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尚愛焉其黨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媼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頽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生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



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價昧死奏  
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  
奏臣攢言不妄禮部臣覆奏 制報曰如今于是禮  
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今後四年而憲舉進  
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  
請曰子其為憲毋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毋  
其以對

天子之寵命而董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  
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  
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  
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庶貪貞忒之行而遠足  
以導偽長謾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  
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  
誣其敝也均今 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  
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  
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  
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為過余家武進往來  
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  
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攢之為此舉也其可以  
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



文且為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孝子  
順孫有一於此 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  
之甲午守臣檮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  
節之完維 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  
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 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  
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為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携其兄所纂次其母繆  
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  
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  
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為其卜墓地  
時頗有奇恠始得一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  
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  
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  
其為某形某形也後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  
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  
人不語恠若此者何託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  
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  
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



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鬣也孺人恐墜門戶  
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  
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  
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斬斬孺人  
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  
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  
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  
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  
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  
周卹貧賈爲粥以食饑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  
之行其子所自爲教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  
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  
男六鑑鎮欽鑰鎬銳鑰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  
爲武昌令銳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  
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命汝弟安之况有汝諸兄  
奉我汝毋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曾無  
戚容後銳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  
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顏故銳數爲令多以能稱孺  
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  
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既許之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



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獲門辟魍魎也氣如春溫君子懋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陰彼後昆永無匱也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蔡生羸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殯且葬也僅于斂形無以厚其終而忤于心此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羸也柰何既而曰吾母雖羸孺人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昭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生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于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叙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妻邑庠生羸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貧故貧君又憫儻不事畜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羸學古爲儒不以貧故憤壞其業而隕獲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



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  
華孺人既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  
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已子女同也孺人之爲  
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  
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四十  
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  
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  
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  
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  
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  
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揚二妻墓誌銘 代父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揚孺人者汝勉  
之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揚孺  
人卒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其爲嘉靖丁酉十一  
月二十一日始同葬于先坐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  
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  
勉之女又妻于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  
行而况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  
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曷孫賀



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  
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  
媿克嫫厥美蓋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  
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  
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  
夜冀其有子甚于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  
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  
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  
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  
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  
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已子不曰孫  
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遺之不曰  
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  
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天孫年止  
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  
汝勉之所以悲勵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  
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  
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  
也為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  
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



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  
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  
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  
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  
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  
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襯  
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  
墅適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

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乳乳遭兩喪哀慟積疴而瘠  
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瘵又作遂不起  
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  
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  
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  
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  
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  
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既  
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東墅又少讀  
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釐



家務井臼舂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  
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爲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  
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  
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  
問訊之使其數與踈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  
家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携妻子往田廬沼田  
或往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  
且病或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于夫家與母家凡三  
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  
人最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  
不及候其藥沒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  
沒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  
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  
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  
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  
鑄鉞也鑿太學生鑄鉞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  
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  
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  
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  
在素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瑄既爲之狀



而順之乃銘曰夫窀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  
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  
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  
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  
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裨官小說  
輒携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  
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  
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為博涉多  
藝能人無疑也其禔身不為矯飾然子女襲御日在  
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  
絲粟然施藥與棺饋粥餼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為解  
其於族里雖其襁褓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  
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歲時棗栗服脯之問  
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  
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  
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



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欷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殺烝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稔避寇城郭痢疾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翰林衛經歷南墩公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曾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半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

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而孺人亦死蓋有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

王家婦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川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



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蕪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孺人故爲

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擲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澤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史其間是以懋



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  
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朱安  
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  
懋中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  
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  
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  
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  
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  
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  
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

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  
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  
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  
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  
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  
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  
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  
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  
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  
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弟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  
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  
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  
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  
以銀而製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當身先諸僮奴  
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為本而經營什一之  
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  
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  
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



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  
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  
其妯余妻莊稱之曰吾媪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  
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媪媪間者其  
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妯  
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  
為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  
知所置妾也余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為辭不御而遣  
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為置妾至親為之膏髮整  
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相得歡甚也及置  
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  
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  
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  
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其所  
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辭其所同得  
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  
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  
不足為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其自少  
知書釋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  
激烈自詫恨其不為男子余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



能磊磊植立不媚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又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為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踈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彊於為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縱更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利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惟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問所



